

80年鴻儒堂 見證重慶南路書街興衰

資訊提供：綜合企劃組 1070222

文章來源：<http://www.cna.com.tw/news/firstnews/201802030141-1.aspx>

文章發佈日：2018-02-03《中央社》



「做書店的人，就是要有堅持。」開業已 80 年的鴻儒堂書店現任老闆黃成業灑脫地說，一本一本慢慢賣，總會有人買，「昨天有個 90 多歲的老客人拄著拐杖到書店，買了一萬多元的日語雜誌，說要給孫子學日文。」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7 年 2 月 3 日

（中央社記者黃瑞弘臺北 3 日電）

台北市重慶南路曾是知名的「書店一條街」，如今整排黃金店面被許多商旅取代，搖身變成「商旅一條街」，開業 80 年的「鴻儒堂」見證書街興衰，堅持繼續開門賣書，等候愛書人上門。

「鴻儒堂」目前在博愛路上的商辦大樓 5 樓開業，地下室是一家閃著霓虹燈的卡拉 ok 店，初走進大門時，還一度懷疑是不是走錯了。

做為台北市最老牌日文書店的「鴻儒堂」，書店內陳列的多是日文書籍和本土意識濃厚的中文書，日前因把台灣列為中國一省，而引起爭議的日文辭典「廣辭苑」也靜靜地躺在書架上。

在 5 樓開業，原本就不是過路客會走進來的書局。和老闆黃成業訪談半晌，將近 3 個小時只走進來一名小姐，要買的書卻是書店沒賣的。黃成業一開始還聽不清楚客人需求，問了店員才知道是詢問朱自清的著作，自顧自地說了句「阮無賣」。

「鴻儒堂」是黃成業的祖父黃次俊於 1936 年、日治時期的兒玉町（現為南昌路）所創立，以兩個兒子中間的名字「鴻」，加上代表讀書人的「儒」取名，專賣舊書，戰後才搬到忠孝西路，之後陸續遷到開封街、漢口街和現址的博愛路，參與重慶南路一帶書街的興衰起落。



鴻儒堂書店於西元 1936 年間，在日治時期兒玉町（現為南昌路）所創立，戰後多次搬遷，現址位於博愛路，至今開業逾 80 年，店內還放著市府頒發的台北老店證書。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7 年 2 月 3 日

「日本時代城內都是日本人開的店，台灣人是進不來的。」今年 70 歲的黃成業，沒經歷過那段日子，從父祖輩那裡耳聞，加上自己近年來做文史研究，慢慢爬梳出歷史的脈絡。

從「鴻儒堂」眺望，看出去就是北門，城門內就是歷代政經樞紐，通往權力核心的重慶南路在清代時稱為「府前街」，日治時期叫「本町通」，1949 年政府遷台，總督府改為總統府。

在「鴻儒堂」創設前約 40 年前的 1895 年，也就是日治初年，日本人為僑民教育在重慶南路設立「台灣書籍株式會社」，1898 年日人村崎長昶創立「新高堂書店」，最初只是一間販售文具、書籍的小商號，因長期壟斷教科書與總督府圖書館的採購，發展成當時台灣最大的書店，並形成群聚效應，附近還有文明堂、太陽號等著名書局。

戰後台灣文化界人士創立東方出版社接手新高堂、台灣書籍株式會社成為台灣書店，一樣出版教科書；隨政府來台的中國大陸書店和出版商迅速卡位，世界書局、正中書局、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等都佔有一席之地，重慶南路成為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。



戰後多家書店和出版商迅速卡位，正中書局與中華書局等都佔有一席之地，重慶南路成為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。（中央社檔案照片）



二戰後台灣文化界人士創立東方出版社接手新高堂、台灣書籍株式會社等日治時期書店成為台灣書店。東方出版社所在的東方大樓仍聳立於重慶南路一帶，但周邊書香氣息卻已被各式商家取代。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7年2月3日

除了大小書店外，還有武昌街明星咖啡館騎樓詩人周夢蝶書攤子上的文學刊物和詩集、流動書報攤賣的黨外雜誌等查禁書刊，街上飄散著書本的印刷油墨味，反映著那個求知若渴的年代。

「鴻儒堂」當年大量引進工業、農漁業等日文技術書籍，適逢台灣經濟剛起飛，胼手胝足打拚的企業家不時去買書，藉著看書提升、研究技術，「當時來買書的人，許多人現在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企業老闆。」黃成業說。

「以前大門還沒開，門口就一大堆人。」在重慶南路開業 40 年的「天龍圖書」負責人沈榮裕回憶約莫 60 年代書街的全盛時期。他說，尤其在學校剛開學時，學生搶著要買參考書，排隊排一小時都算正常。

沈榮裕說，過去其他地方的書店較少，買書一定要到重慶南路。當年香港人等各地華人來台灣，除了逛夜市，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到重慶南路逛書店。

政經權力在重慶南路上更迭替換，書香代表的文化氣息始終佔有一席之地，直到近年來敵不過科技的沖刷，過去櫛比鱗次的書店，如骨牌般地一間間倒了下去。

重慶南路的買書人，換成了拉著行李叩囉叩囉匆匆來去的背包客，書店變成了商旅和餐廳。位在重慶南路、開封街口的「臺灣商務印書館」幾個大字，仍掛在老建築外牆，但書店早已在 2014 年底搬遷，現改為經營商旅。

「有些人搞不清楚，還以為這家就叫『商務』旅館」，黃成業開了玩笑，但卻帶著無奈。

沈榮裕說，重慶南路全盛時期的書店有上百家，現在一樓店面部分只剩下 12 家，碩果僅存的一些書店為了節省開銷，也只能轉進樓上甚至地下室。

「你要從第一銀行這邊拍過去，大家都是這麼拍的，那一排只剩下建宏、三民.....，沒幾家了。」黃成業領路走訪重慶南路一帶，點名似的述說著一家家書店留不住的風華，指導著攝影記者站位拍攝，彷彿想留住散場前最後的美好時光。



儘管政經權力在重慶南路上更迭替換，書香代表的文化氣息始終占有一席之地，直到近年來敵不過科技的沖刷，過去櫛比鱗次的書店，如骨牌般地一間間倒了下去，如今仍在重慶南路一帶營業的書店已所剩無幾。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7年2月3日

擺在眼前的是買書人變少了，但黃成業卻點到了高鐵，回憶起當年台灣還沒成為一日生活圈時，許多中南部民眾來台北出差、辦事，需要過夜，空檔時就逛書街買書，「有了高鐵後，這些客人統統不見了」。

不過，更多人將看書的人變少了歸咎於智慧型手機的興起。算一算，高鐵通車和 iPhone 問世竟巧合地都是 2007 年 1 月，前後只差了 4 天時間。

「做書店的人，就是要有堅持。」明知人們的眼睛都黏在手機小小的螢幕上，但黃成業一派灑脫地說，就一本一本慢慢賣，總會有人買，「昨天有個 90 多歲的老客人拄著拐杖到書店，買了新台幣一萬多元的日語雜誌，說要給孫子學日文」。

「鴻儒堂」搬了多次家，從最大時的 70 坪到現在約 20 坪，黃成業在每個舊址都留下了小小的牌子，希望讓老客人還找得到店。

「書店是文明的象徵、城市的名片，沒有書店就沒有文化。」沈榮裕也還在為振興書街努力，今年還要擴大辦理促銷活動，希望提振買氣，也大聲疾呼政府應該要有作為，挽救書市。

問起書街是不是沒落了，黃成業卻給了令人意外的答案，說道：「每一行都不好做啊，還是有人出版很多書，媒體應該鼓勵大家買書嘛。」

談著談著，黃成業拿出了本「日本小倉百人一首和歌」，笑笑地說：「這本怪書過了 10 多年，突然大賣」，後來才知道是受到動漫影響，帶進了許多新的客人買書。

「賣書像賭博，就當興趣繼續做。」雖然子女不接班，但黃成業還要繼續開門賣書，說不定哪天又會有書大賣。